

# 史铁生笔下的“孤独”

□王 琨

在史铁生笔下,孤独并非牢不可破,固若金汤。

先从史铁生涉世之初所遭遇的“隔离”与“差别”谈起。史铁生在一些文本中反复提到曾经在幼年所遭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在史铁生的回忆里,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位,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这个幼年时的同学令史铁生望而生畏,即使在长大成人后想起仍然心有余悸。他曾令幼小的史铁生在人群里显得形单影只,被孤独侵袭对于一个饱经世事的成年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常态,但是对于一个希望被认可、刚刚走出家门的儿童来说,人为的隔离所带来的孤独感,对他来说太过残酷。

他试图逃离被隔离的困境,因而学会了谄媚。他用新买的足球去贿赂那个“可怕的孩子”,并很快得到了他的青睐,重新融入人群。虽然目的达到,可是所带来的是灵魂里更加凌乱的不安。同伴对他的再次接纳并没有驱散他内心的孤独,一旦独处,他再也无法面对“丑陋”的自己。这个孩子令后来的史铁生领悟到,在强大的异己面前,个人不得不放弃自我主体转而去屈从、逢迎,儿童的谄媚与成年人的谄媚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比成人做得更直率。人性中的罪恶从来就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彰显的年龄段,童真因为无邪,反而更容易成为罪恶滋生的沃土。孩童史铁生的困境是成人生存困境的折射,体现了看似壮大的集体在抵御个体孤独时的无能为力。人总在试图融入人群来寻找孤独的慰藉,而这样的代价是更加远离那个本真的自我,因而只会陷于越发孤独的境地。

《务虚笔记》中画家Z对自我人生价值观的

建构,与他童年时所推开的那扇门息息相关。出身贫寒的他,在童年受到同学的邀请,推开了那个高贵家庭的房门,在这所房子里他遭遇的身份歧视成为他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番经历成为Z的人生转折。他发誓要力争上游,成为人上人,把那些曾经贬抑过他的人狠狠踩在脚下,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然而曾处于低端的他,即使成为了一名看上去高雅、有了社会身份的画家,但在造访的外国人面前,他仍然无法直视自己贫苦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他用英语将自己看上去粗鄙的母亲介绍为女仆。从Z的经历可以看出,对于一部分人来讲,他们的自卑,源于生来就注定的原罪,令人无法释怀,即使通过后天的努力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那些一生下来就跟随着的如基因一样的阶级差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Z,出身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人是社会性动物,其一生的际遇是主观与客观环境双重作用产生的,敏感自卑的Z恰巧生活在一个以阶级出身论英雄的时代,强烈的自尊促使他用余生爬到荣耀的最顶端,去俯瞰曾经歧视过他的人们,但是这并不能治疗外界曾加给他的创痛。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即使积攒的可能是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名誉,却始终不能帮他克服心灵深处的孤独。阿德勒说,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我们因自卑而将自己孤立,我们将自取灭亡。

Z孤绝的自我奋斗史,看似是一种人生的升华,但他时时在饱受着孤绝灵魂的磨难。在爱情里,他即使得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O飞蛾扑火般的热情,但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份人生的战利品,他不惜将自卑带来的怨愤投注在爱他的人身上。他把O给予的爱当作对这世间征服的勋

章。爱情产生的基本条件男女双方的投入,Z没有在这段关系中投入过,他从来没有脱离过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永远活在9岁那年的某个黄昏。他以一颗少年的“雄心”步入成人社会,即使通过奋斗可以誉载海内外,他所拥有的也依然是一颗敏感自卑的少年心。他作画时、构思时,思想背景永远是童年那所大房子。但是他与它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那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差别。“怎么你把他带来了?”“你怎么带他们进来?”这些刺耳扎心的话时常环绕在Z的耳际,作为“他们”是Z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身份烙印。无论在梦中游走还是在现实中穿行,他时刻不忘的依然是阶级差别带给自己的冰冷记忆。说到底,他风华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在外人看来绚烂一时的爱情,都是他向童年时所遭遇的强势群体的示威,他永远停留在那座代表阶级和歧视的“房子”里。

人因差别而遭遇的各种辛酸不堪固然令人悲悯,但史铁生同时承认,一个没有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他呼唤人因摆脱差别而奋起的积进精神。画家Z固然有童年阴影,但也正是这种童年的不快记忆,成为他奋发的源动力,因此给他带来事业上的成功。但最正面的对待自卑感的方式是,一直保持勇气,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方法去改进环境,《务虚笔记》中的Z似乎做到了,通过努力和珍惜自己的绘画天赋,他改变了原来的处境,只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帮他摆脱内在的自卑感,因为他缺少与世界沟通、敢开自己的勇气。时间久了,自卑早已变成他精神生活的底色,甚至“他心里需要童年,需要记住童年的很多种期盼和迷思,同时就会引向很多次失望、哀怨和屈辱。他需要这样,这里面有一种力

量”。童年遭遇的大房子里那枚白色羽毛,在Z画家的天赋视角中,显得那么孤傲、飘逸,它像无声的信仰,看着它久了,人的忧郁会得到释放,孤独会得到赞美,它是孤独的良伴,是执着的梦想。在此后的余生中,Z都在复刻它,用画布上的色彩,用孤绝的行为方式,用摧残自我与他人的处世信仰,最终陷入的是无始无终的孤独深渊。

有很多人将自己成年以后的遭遇归咎于童年,归咎于所处的时代,然而实际上,任何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家庭,他们的成长过程都会遇到一些坎坷与挫折,有的人选择被动承受,怨天尤人,然后让自己被灾难打败、毁灭,有的人则是奋发向上,争取与他人合作,克服它带来的困境,那么无限的时间也就不再是无限的冷漠。在Z绵延孤绝的心路上,从未梦想过世间的温暖,也从未希冀过失望和傲慢的心灵能够得到贴近。他注定将在冰冷的余生里,孤独地舔舐童年的伤痕。借由Z,史铁生让我们看到如果一味对这世间怀有怨恨,将会永远让自己与世间的温暖和爱隔绝。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或者遭遇过何种创伤,都应该尽力让自己带着对爱的期盼和践行去释放沉重的肉身。但是爱确实艰难,它是一种心愿,一旦发出就有可能遇到无数疑难。他人是天堂,他人更可能是地狱。爱遇到的可能是刀剑,是冷漠,是谎言,是无始无终的陷阱与罗网。爱的艰难正在于如何抱着一颗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百折不挠地执著前行、勇敢地期待与付出。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说,“人,看起来,对他自己是个陌生人;因而必须发现或重新发现他是谁,他的意义何在。”史铁生一生都在通过写作来达到沟通和确认自我的目的,虽然青

年时瘫痪的重创曾令他几次想要轻生,但在重建自己对这世间的信仰过程中,他呼唤用爱来润化被孤独侵蚀已久的心田。他认识到孤独的不可稀释性,决定了人们对爱的永恒期待。周国平说,孤独之不可消除,使爱成了永无止境的寻求。在这条无尽的道路上去奔走的人,最终就会看破小爱的限度,而寻求一种普世的大爱,或者——超越一切爱,而达于无爱。史铁生在爱的路途上,怀着永恒的寻找,赋予爱以永恒的使命。他呼唤人类能够靠着爱,去避免一切不堪的自相残害,因为人类得以存在的最美注解是因爱带来的原谅、倾听与宽宥。

在史铁生和其夫人的作品里均出现过一个关于小号手的故事,据其夫人陈希米的记载,史铁生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落下了眼泪。这则故事的梗概是年轻的小号手被征出战,回来后发现昔日的爱人已成了他人之妻,因为爱人从他人处听说他已战死沙场,才另择夫婿。伤心的小号手只有离开家乡,在去往异乡的途中哀伤地吹起自己的小号。有一次,他流落到一个国家,国王听到了他的号声,并听闻了他的故事,对他赋予同情,只是国王没有像那些俗滥的情节所习惯设置的那样许他以荣华富贵,而是让他有机会将自己的号声吹奏给全国的人听,一遍又一遍,如怨如诉,号声中的幽怨、哀伤随着被演绎次数的增多而日渐淡泊。在倾诉中,沉重的肉身终于得以释放,而变得轻盈。他的号声也因此逐渐变得欢快、嘹亮而生机勃勃。国王是聪明的,相比于外在物质的给予,精神上的陪伴与倾听更为可贵。

尼采说,一个人却只能体验到他自己,人的最高价值已经失去了价值;为了取代这些最高价值,他所能提供的惟一价值就是力量,这种把自然和社会看作是可以控制和征服的思维方式,只能够以对力量的颂扬而告终,但我们必须寻找别的方法来纠正这种对力量的颂扬而导致的偏激和冰冷。与查拉图斯特拉对爱的警醒与抵制不同,同时也有别于尼采的力量意志论,由个体经验出发,史铁生承认终极之处的虚无,但他认为对虚无所带来的孤独的终极救赎,是怀着普世的爱,用真诚去倾听,因此沟通成为他“至死的欲望”。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

## 于夜晚中等待自由

□郝泽华

### 宿命与地坛:残障生命的自我叩问与普世观照

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乃至生命体验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标志性地点就是地坛,无论是史铁生《我之舞》等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古园,还是《我与地坛》《想念地坛》《地坛往事》等地坛主题散文的书写,乃至相关访谈中地坛的反复出现,地坛作为史铁生文学创作中重要象征物,被史铁生赋予了颇为深刻的情感和思想内涵。正是在地坛中,史铁生实现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在晚年未竟之作《我在史铁生》中,史铁生写道:“我只能是我,我永远不可能是你或他。我只能是以我的角度看世界,尽管狭隘,我也无法摆脱开我的角度。”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为史铁生的地坛打上了专属于史铁生的烙印,在与地坛的交互中,史铁生在“我”“史铁生”“宿命”以及“世界”等概念之间反复思索。

作为宿命的实体,地坛被赋予了先知先觉的特性,它似乎已经知晓未来发生之事,因此,对于史铁生的到来,地坛从始至终摆出的姿态就是等待——“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呆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它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伫立于历史长河中,见证岁月沧桑变迁而岿然不动的地坛,正如宿命般坦然地俯视着史铁生以及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和遭际,而史铁生也在宿命的驱使下走进了地坛中属于自己的世界。地坛让史铁生从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转向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从残障个体的个人化生命体验转向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和对生命的群体性观照。

残疾让早年的史铁生感觉自己对世界产生了割裂感:“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什么都找不到了。”这种割裂感同时也伴随着史铁生自我价值认知上的迷茫与痛苦,而地坛却为史铁生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并陪伴了史铁生“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以《我与地坛》为代表的诸多地坛书写,使史铁生从个人化的伤残生命书写逐渐转向了更为开阔的写作领域。在地坛中思索生命的同时,史铁生开始观察地坛为其构建的世界,与地坛相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在地坛中关注形形色色园中人举动,史铁生实现了对世界的观察与描摹,也与地坛一样,静默见证着世界的变与不变。

换言之,地坛之于史铁生,既是宿命的具象化呈现,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在《务虚笔记》中,史铁生写道:“我从虚无中生出,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约为命。”在此史铁生阐释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相约为命。正是由于对“宿命”的透彻认识以及在在地坛中十余年的观察经历,让史铁生能够从地坛这个微观世界中找寻自我、叩问自我、解答自我的,进而悦纳世界、观察世界、书写世界,并与之相约为命。

### 爱情与残疾:灵之梦想对物之阻碍的弥补与救赎

残疾与爱情在史铁生的21岁一前一后接踵到来,“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突如其来的残疾令史铁生在爱情到来之时只能“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作为残疾人,能够获得爱情并进入婚姻的殿堂相较于身体健全的人们更显艰难不易,所幸史铁生遇到了自己的爱人陈希米,两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

对于陈希米的出现,史铁生曾经坦言:“她是一道投射到我

生命里的光。”两人相识时,陈希米是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年轻美丽,右腿轻微残疾,她的同学回忆初见陈希米时,感叹她“简直是尊右腿轻残的维纳斯”。她不仅喜欢数学,还喜欢文学,担任着西北大学校刊的编辑,史铁生的文字打动了她,于是她向史铁生约稿,两人后来便就此有了书信往来。1989年,史铁生与陈希米结婚。婚后,陈希米被老朋友戏称为“史铁生的一条新腿”,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史铁生也坦言:“我们两人,已经互为部分了吧。要没她,别说写作了,我什么也干不成。”爱情和婚姻的体验为史铁生对残疾与爱情的关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思索,也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生命感悟,他曾谈到:“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与困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史铁生强调爱情的独一无二性,认为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人的一种理想,是人的灵魂层面美满、梦想的代名词,并将爱情之于生命的意义置于相当高的位置,同时,史铁生也强调爱情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是你自己的心境,是你自己的处境,与他人无关。”史铁生反复谈到,爱情依靠机缘,因而有历险的一面,因为人们不知道上天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作为残疾人爱情与婚姻的成功者,史铁生能够利用自己在爱情中的细腻感受详细表达自己作为一个残疾人对爱情的独到见解。

同时,史铁生也坦然面对残疾人的爱情广受世俗的怀疑与冷面的最大问题,能够平静接受世俗对于残疾人爱情与性的质疑并作出相应的解释。史铁生在很多文章中都曾谈论此事,首先,他肯定“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他认为爱情并非繁殖的附庸,倘若性爱从繁值的束缚和垄断中解放出来,便“已经成长作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祷告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并鼓励残疾人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寻属于自己的爱与性:“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

史铁生虽然肯定了性在爱情中不可忽视的地位,但在性与爱情之间,他认为爱情仍胜于性,在给李建明的书信中,史铁生谈到:“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对此史铁生对默然相守和相互敞开进行了具体的阐释,默然相守即史铁生病重时,陈希米虽然也没什么办法,但日夜陪伴在史铁生身边,这种对超越肉体的困苦的共同分担让史铁生感受到了爱的辽阔和深重。而相互敞开则是两人彼此的心魂敞开,人与人之间超越隔离,而超越的方式就是不断创造语言、不断构建家园。这里的家园就是爱情,而语言则是性,有了家园的依托,语言的创造(性)才能“不至于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

史铁生与陈希米不仅在生活层面相互扶持,在思想上相互勉励,更在文学世界中获得了彼此的共鸣。在《我与地坛》的结尾,史铁生写道:“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史铁生去世后,陈希米在《让“死”活下去》中回答道:“我分明看见,那个抱着玩具从山洼里跑上来的孩子,那个普林斯顿草地上捉萤火虫的孩子,当然是你,我认得出,一定是你。”在这本书的扉页,陈希米曾写下:“这是经过无限煎熬而奉献给生命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或许是那个抱着玩具从山洼里跑上来的新的年轻生命,已经收到了这份前世的爱意与怀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0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以同名文章为首文,并又以《想念地坛》和《扶轮问路》为终,是对史铁生59年生活与写作的沉淀与回顾。

### 地坛与史铁生

地坛之于史铁生是根性的。这种根性源于地坛地理上的确定性。“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这座废弃的古园在地理上与史铁生的生活范围重叠,“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这种地理上的切近性,是地坛成为史铁生生活部分的天然条件。

地坛是史铁生写作的原点。地理上的地坛曾经是史铁生生活的中心,史铁生立足于地坛省察自我、管窥世界,细观他者,从而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史铁生的诸多作品都是基于地坛这一生活原点对四处辐射的蔓生性观察和创造性的写作。

### 遇见地坛

在史铁生,地坛不仅是地理上某个确定之处,它还是一座充满生机的自然的世界,更是一个饱含着悲欢离合的生活场。

“满院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这是自然的地坛。这也是人的地坛。晨昏定省时穿梭、行走、生活与地坛空间的人们,这其中有人、医生、邻里、朋友,以及那些每每相遇又错身而过的熟悉的陌生人。史铁生也在地坛之中。

在这一层面上,地坛在地理确定之外延展出示井生活的复杂与温情。在史铁生的书写中,地坛得以具有了新的内涵,它是承载人间悲喜与人生彻悟之处,是包容且有温度的生活场。那些在史铁生颠沛岁月施以援手,给予温存,给予陪伴、关怀与爱的人们,组成了又一个地坛。“我”受之于地坛。地坛的时空中承载了不幸与苦难,但从不乏温情。

地坛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给了史铁生心灵的舒缓与照拂,也给了他大量的写作素材,他凝视深渊的眼睛得以望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与人生,对于史铁生来说,地坛是他低谷时的徘徊,却又是他获得救赎的所在。它是史铁生人生的见证。如此,地坛的主体性得以凸显。地坛是能动的,不断地给他回应与给养,促使他思考,并可以汲取力量,获得希望的所在。

### 遇见史铁生

正是在这样的一处所在,老树、荒草、颓墙,让史铁生得以默坐、呆想,推开纷乱的思绪,窥着心魂。史铁生把一切融进作品之中,我们得以看见并遇见。

自我观照与生命的追问。史铁生在地坛的静谧与陪伴下不断地自我观照,追问生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事就是怎样活的问题”。(《我与地坛》)他在《好运设计》中,最终将生指向不可剥夺的精彩过程。一切的重点既然是死亡,那么就让生的过程“美好与精彩”、“美丽与悲壮”。这不是一场逻辑的胜利,这是与苦难面对面,跟死亡较过劲的人的领悟。

他在地坛的静默中不断地追问自己“如何活?”写作可以活着,为了写作也要活着!但在为了写作而活着的史铁生获得成功、声名后,真切地触及到欲望,并感到自由被裹挟,

感到慌张。写作和活着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为了写作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写作?在《我与地坛》中,他把活着就要写作作为一个笃定的回答。

生的方式在写作中达成,对于史铁生来说,写作就是活着,就是对生命的追问与回答,写作的过程就是活着的过程,就是达至幸福的过程。

### “我”观世界

在史铁生的作品中,他习惯于以“我”为人称的书写,到处都是“我”,“我”代表了某种贴近现场的真实,一切观察都在“我”的视角里。只有在“我”之中,才能同“我”一起体验、观察和思考。所以,阅读史铁生,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存在,甚或渐渐地成为“我”,像“我”一样思考。

外观与内省,在“我”的讲述中,会遇见生活在地坛场景与群落中的父亲、母亲、善良的邻人、熟悉的陌生人;会一同经历与度过他记忆中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甚至是病痛;也要面对他的亲情、友情、爱情,体会这悲欢离合……如在追忆母亲的文字中,“我”既在“我”中,又仿佛跳出“我”,审视“我”,而“她知道”“她料想”“她想”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史铁生对母亲的猜想,莫不如说是“我”对母亲情感的深切体察。

真切并浸润。史铁生坦率地说起他的痛苦、绝望、无法排遣的委屈与气闷,细致地刻画他生活场景里的人的悲喜、无奈、尴尬、卑劣、悲壮。尽管他一且想要描述某些景致,便会产生出奇的美感,但在和盘托出这无常世界的时候,他却始终能保持一种平易的家常。“我”始终真实坦诚地吐露心声,从不矫饰,那些个“我”尽管带着强烈的“我”的色彩,却只是让人感受到真切,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曲折与隐匿,那些沉默与喧嚣,那些人所看不见的爱、挣扎、奋争,他目光所及,描述之至,便以“我”的方式感染、打动、浸润人。

他即是“我”,要引着人去认识这世界,认识这人生。“我”即是人,每一个在“我”的视角下观世界的人,被“我”打动的人,也正是内里同“我”一样的人。如此,才会共命运、同悲喜。这不是史铁生一个人的独白与追问,这本应是人所共有的执著,这本应促使人活在这世间,不浑噩,不混沌。这是史铁生的体悟,这是史铁生的提醒,这也是史铁生的企图,他平静的讲述背后,是他强大的意志力。他对世界与人生的思索与追问也由此灌注人心,有痛苦,但清醒。

遇见史铁生,便要遇见追问。他不断地在作品中问自己,问世界,问人生。问得急迫,问得恳切,问得挚诚。他的思考和写作愈发的深沉。正如《扶轮问路》中,他言道,“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于史铁生而言,这追问也正是他喷涌不断生命力量,是他存在的意义与过程。

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一文中写到,有人曾去地坛找他,甚至也想要去地坛寻找安静。但史铁生的回应是,如今的地坛已今非昔比,安静不在。但于他而言,与其去地理的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回到精神的地坛。“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引自《我与地坛》)。此处的地坛,在史铁生处已脱去了物的属性,它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和史铁生的精神与意志合于一体。那是“我”记忆中描写的地坛,是“我”的生命体验与思考铸就的地坛。

史铁生与地坛融于一体,是天地间的存在。不是地理的、肉身的,而是精神的、意志的。这是《我与地坛》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遇见的史铁生。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 遇见地坛,遇见史铁生

□王 彤